

在《二十一世紀》出刊百期之際

傳承與更新

● 陳方正

今天晚上不但有從北京、上海、廣州、台北等各地專程來港的《二十一世紀》編委、作者和熱心支持者，還有多位我們的舊日同事，這對於青峰、觀濤、我自己和本刊同仁來說，是莫大的榮幸與欣喜。你們的蒞臨和回歸使我們感到，這份刊物雖然只有短短十七年歲月，連弱冠都還有距離，但是《二十一世紀》社群這樣一個概念，已經可以成立了；而我們說《二十一世紀》在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中間產生了影響，建立了地位，那也是**有根據的**，不僅僅是夜行人為壯膽而吹的口哨而已。

在這個時刻，首先讓我代表本刊再一趟感謝三位朋友。首先，是金耀基兄。他從一開頭就是本刊的發起人和策劃者，又是我們最熱心的編委和作者，後來更站在大學立場給予我們最有力，最堅定的幫助，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參與和支持。其次，是高錕校長。《二十一世紀》創刊之初，他就充分認同我們的辦刊理念，在其後六年間更承擔各方壓力，維持我們資源的穩定。沒有他的遠見，本刊是不可能誕生，更難以成長的。最後，是楊振寧教授。他是我們最早期的作者，也是我們最認真、負責，最有號召力的編委。他對我們說：「一本只有兩三年壽命的頂尖雜誌，影響遠不如一本高水準但堅持了十幾年甚至更久的雜誌。」這話語重心長，它是令我們決心將《二十一世紀》一直辦下去的原因之一。當然，除了以上三位之外，本刊還有許多其他作者和老朋友，例如余英時教授和湯一介教授，我們雖然無法在此一一致謝，但對他們的感激之情也是一樣的。

《二十一世紀》現在的確是辦到第100期了。可是，我們深知，要把它繼續辦下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日中國國力正迅速提昇，但中國知識份子也正面臨新的危機與挑戰。在一個高度專業化、大眾化、商業化的社會中，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夠超越本身的定位與觀念局限，而繼續發揮真正影響力，那是需要堅定意志，巨大勇氣和深刻思考的。我們不要忘記，1890年代作為思想前驅的嚴復和梁啟超在面臨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是如何的迷惑，以致終於落到

* 此處兩篇文章是本刊在2007年3月2日所舉辦的慶祝《二十一世紀》出版100期並惜別青峰的晚會上，陳方正與劉青峰的講話，嗣經修訂。



時代後面。我們更不能夠認為，中國的文化建設就只是少數人或者一代人的事情。當然，從個人立場來說，每個知識份子都會在堅持本身理念、原則，以及超越自我、超越時代這兩者之間，各自找到適當的平衡點，然後尋覓繼續前進的道路。但就《二十一世紀》這樣一份刊物而言，則它必須超越個人才能夠算是公器。

我自己退休已經五年，青峰將在這個月底榮休，今後一兩年間觀濤也會退下。這一方面是為我們自己，但更是為《二十一世紀》。因為我深信，它倘若未曾經歷「換屆」，那麼就不能夠算是已經在歷史中站住了腳，那麼我們少數人的主觀努力，也就還沒有轉化為客觀的存在與力量。因此，我們今天一方面祝賀青峰在辛勞十七年之後終於恢復自由，得以再次享受海闊天空的人生，另一方面也對立刻就要當仁不讓地接過重擔的顧昕表示最大支持，和寄予厚望。我們深切期待，在他的推動和領導之下，《二十一世紀》將開創更輝煌和美好的未來。

上面提到，十七年來，這本雜誌能夠成長，能夠經歷風吹雨打而維持到今天，一個最重要原因是得到大學當局支持。過去如此，今後更是如此。我們很高興，劉遵義校長不但曾經是我們的編委，而且上任之初就接受我們的訪問，他最近更通過我們的老朋友，在座的楊綱凱教授（從第一期開始，他就是我們的忠實訂戶）表示，大學將支持《二十一世紀》照目前的風格、形式一直辦下去。這我相信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願，更是不少在大學負有重任的同事，例如在座的梁元生教授和蘇基朗教授等的共識。這也就是中文大學作為一所有理想與遠見的高等學府之文化承擔吧。基於這個承擔，我們對《二十一世紀》的未來是充滿憧憬和信心的：我們期待迎接它的二十周年和第200期。

現在讓我代表本刊同仁致送紀念品給青峰。這是一個鏡框，它裏面所嵌的照片就是我們即將出版的第100期封面，它是由前99期封面集錦而成。我想這作為對青峰十七年工作的感謝與紀念，是再適合沒有了。